

中文出版史上第一本电脑犯罪斗智小说

血仇的荣光

天地无限

面对超级网路骇客五百万的勒索，
警方该如何应付？！

由光敏电阻、水银式抗动装置
所组成的精密定时炸弹，
究竟又怎样才能拆除？！

一切一切复仇的快意，
了他私密的荣光……

文艺出版社

台湾皇冠大众小说奖得奖作品

血仇的荣光

天地无限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授权出版,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闽)新登字 05 号

合同登记号:图字 13-1998-27

血仇的荣光

天地无限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州市南方彩色印刷公司印刷

(福州市福新路 131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5.37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40-149-0
I·1044 定价: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推荐序】

我看《血仇的荣光》

侯文咏

悬疑侦探冒险这样类型的故事在欧美一直都是大众小说的主流。近年来，藉着电视、电影等视听媒体推波助澜的力量，更是把这股风气提升到颠峰。有趣的是，这些作品虽然号称通俗文学，却有愈来愈多专业化的倾向。从这个领域出线的作者，愈来愈多是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专家。诸如：写《终极证人》《鹈鹕档案》《糖衣陷阱》的约翰·葛里逊是律师，写《侏罗纪公园》《桃色机密》《最高危机》的麦可·克莱顿是哈佛医学研究所出来的作家，其他像是史帝芬·金、汤姆·克鲁西……这些一代热门作家，不管在他们犯罪心理学、军事科技情报领域的知识，比起专家可谓毫不逊色。

这些有着丰富专业背景知识的故事，带引读者毫无困难地进入一个平时碍于专业被阻挡无法进入的世界。读者读完了小说，除了体会这个生动而特别的故事、情感，拍案叫好外，同时也扩大了生活领域与眼界，并增长了许多知识。这个趋势，丰富了大众文学的内涵，并且也提升了大众读物的影响力（例如史帝芬·金的《嘉莉》就被纽约市立图书馆选为二百年来对人类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

在台湾，这样的趋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以长篇小说为主的类型小说也很少进入排行榜里。当然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同专业作者的参与、或者是和声音影像媒体的合作、经济规模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管如何，要提升台湾大众小说的水平、阅读率，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很值得重视的方向。也是因为这样，我很高兴看见这一届的征文有《血仇的荣光》这样的作品。

《血仇的荣光》是一篇说得非常精采而生动的故事。这里有传统侦探故事里面的犯罪、犯罪时间、动机、不在场证明，解谜全部的要素，更精采的是作者创造出了完整的网路犯罪、炸弹客等警匪对峙的过程。由于作者如数家珍的背景知识，使得故事情节变得精采万分，叫人几乎无法停止。几段的故事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连，最后发现环环相扣。作者无疑是才华洋溢的，但是企图把谋杀、网路犯罪、炸弹威胁等可以分别写成几本书的题材都放进一个故事里，并不容易。这使得整个故事的流畅度稍受影响。我相信删除杂芜、集中情节、抓紧读者的阅读节奏的工作是作者迈向成为更好大众文学作家一定要经过的路。

阅读像《血仇的荣光》这样的作品，乐趣在于欣赏故事的悬疑，猜想谋杀的凶手，甚至是警匪斗智的过程，以及网路、金融、炸弹种种有趣的常识。这里面可能没有太多传统文学作品里面对生命的感叹、悲欢离合，可是现实人生到处都是感叹、悲欢离合，文学难道不能以知性娱乐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不同的乐趣？

我很高兴这届的大众文学奖出现这样的作品。

侯文咏

【自序】

关于仇恨，我的思考……

天地无限

不到四坪的房间，墙壁是新屋落成后还未上漆的水泥原色，常渗透出阴凉潮湿的感觉。一块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笔记型电脑，组装成我大学四年的生活。

一天之内只重复两次“老板，排骨便当一个带走！”其余什么话都不说的日子是很平常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只和自己在一起。所有的慷慨高昂、激情呐喊经常与我擦身而过；说实在的，我只是个靠十六世纪的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士的《末日预言说》平淡度日的人，活着得依靠些许力量与情趣。

潜伏在心底的热情，完全依附文字在白纸上迸发出来。曾经想过，就算哪日衣食无虞，唯一想做的还是只有写作，总是发现脑袋里有些东西骨碌骨碌地想冲出来，尽情书写后，才有轻松释放的愉快。写作对我来说是必要的游戏。

尝试写推理的过程中，自己也不断地思考在情节之外的“所谓正义”。曾听一个警察朋友感慨说：“除非病态，否则一般人都不会愿意去犯罪的，当个罪犯到底是很不得已的选

择。”对他而言，当刑警的无力感常在于他总会不自觉地同情嫌疑犯，对犯人无法理所当然地义愤填膺生出敌对意识。尽全力缉凶的结果，发觉嫌犯原来也是个可怜的受害者，总会让他有得了正义却失了人生的悲哀。

这反省动摇了我一向确信的正义，造成我的不安。这是个反对以暴制暴的社会，不论是在现实生活或是在推理作品中，到最后总为了坚持社会正义而主张凶嫌一定伏法。可是在创作思考的脉络里，我着迷的并非是案子的水落石出剧情终了，反而是犯罪过程中步步浮现的人性挣扎。

人在怎样的情形下会“不得不”地选择犯罪？这其中的纠葛常教我沉思。《血仇的荣光》也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产生的作品。去年，汽车强制责任险在因车祸而痛失爱子的柯妈妈大力推动下，落槌通过了。电视屏幕前，含泪的柯妈妈曾经说过，在痛失爱子时报复意念一度极为强烈，甚至希望“把那家公司通通炸掉”，不过后来这股澎湃的复仇意识被理智压抑下来，转化成推动有利社会的伟大力量。

一瞬间的电视屏幕印象，莫名地牵动了我。一场车祸，使得一个家庭的命运从此改变，幸福快乐再也无法回头。那个让幸福断裂的关键，就是一场几秒内瞬间发生的车祸。

或许读者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偶尔走到某个路口，会看到“寻找目击者”的布告，上面触目惊心地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有个人在这个路口被撞身亡，肇事车辆在车祸后加速逃逸了，张贴布告的家属希望如果有人目击，能为正义挺身而出。与其说家属们是怀着对人性的肯定，期待有目击者能为正义挺身而出，不如说家属们根本对肇事者的良知不抱希望。每当我看到这控诉意味浓厚的布告，总感觉家属在怜惜罹难者的痛苦中，隐藏了巨大的恨意。

既然肇事者只会加速逃逸，根本不能冀望他们还会回头。如何能稍稍抚平亲人们的伤痛？去报仇吧！似乎是罹难者家属臣服哀痛的自然想象。本文也试图贴近这样的思考轴线前进：原本相依而生的兄妹，过着平顺满足的生活，某日却出现妹妹的意外车祸，使原本的幸福幻灭。为了血亲的仇恨，并为了将自己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主角转而以不见容社会的手段向罪魁祸首讨回公道，并冒险与警方对峙，挑战本质上原就不公平的执法权威。此般复仇的快意，成就了主角私密的荣光，但正如谎言无法去圆满另一个谎言，仇恨同样也无法去终结另一个仇恨，痛苦并没有因更残酷的复仇行动而减缓。

思索到这里，也正是我的私心盼望，期待在这样宿命的情节中，依然能传达些许正面讯息，就如同柯妈妈终究把亟欲复仇的灰色意念转化成推动大爱的助力一般。

在推理小说的流派中，本文并不是试着圈出一群特定对象找出凶手的本格推理，而是较偏向警方行动模式的社会派类型，或许更能符合实际情境，在科学办案的今日，更能凸显“逻辑推理”这个要素的重要性。

最后，很感谢我的家人，由于他们的付出与爱心，才能让我贴近去体会主角失去亲人的痛苦感受，如果我的作品有些许能牵动读者们，我想这都是他们赐予我的爱所致。

目 录

【推荐序】

我看《血仇的荣光》 侯文咏 (1)

【自序】

关于仇恨，我的思考 天地无限 (3)

第一部 经典骇客 (1)

杜尔思公司 (3)

天下大乱 (7)

祸首现形 (9)

千面人 (12)

层峰会议 (13)

宣战 (15)

对策 (18)

警方介入 (20)

初步侦查 (23)

布局 (26)

暂居下风 (28)

猎狐行动	(29)
险招	(32)
直捣黄龙	(33)
赃款流向	(37)
反击计划	(39)
谈判	(41)
伏击	(43)
决胜时刻	(46)
隐忧	(52)
第二部 佳节血案	(55)
旧梦	(57)
血案	(60)
老友会面	(62)
公权力的挑战	(65)
深爱过的	(67)
第一现场	(68)
岁月之流	(70)
所谓动机	(73)
黄昏	(75)
现场百回	(77)
第二嫌犯	(81)
疑犯说	(83)
锲而不舍	(85)
约谈	(86)
侦查会议	(90)
再次侦讯	(93)
“真凶”就擒	(95)

枉然的努力	(98)
第三部 北都惊爆.....	(101)
安宁序曲.....	(103)
火线发起.....	(105)
倒数十一小时.....	(107)
倒数十小时.....	(110)
倒数九小时.....	(112)
倒数八小时.....	(115)
倒数七小时.....	(120)
倒数六小时.....	(123)
倒数五小时.....	(128)
倒数四小时.....	(134)
倒数三小时.....	(138)
倒数二小时.....	(144)
倒数一小时.....	(148)
倒数零小时.....	(152)
尾声.....	(158)

第一 部

经 典 骇 客

杜尔思公司

送走了今年最后的一个西北台风，时序也已渐渐步入深秋了。天气仿佛说变就变，才十一月中旬的宝岛，竟也冷得教人直打哆嗦，让人不禁开始怀念起夏天来。

今年，不晓得真的是冷气团的影响，抑或是景气特别低迷的关系，看着天空翩翩飘舞的落叶，总不由觉得接续而来的冬天也许将会格外地冷冽。

赵维德坐在车厢内，以怅然的脸色注视眼前伤感的美景，边出神地这般想着。

“嗨！久等了，老哥。”一个圆脸男人钻进助手席，摩挲着双手招呼道。

“拜托，宏生大爷，你怎么现在才到啊？太晚上路会塞车的！”

“别生气，别生气。我顺道去买了一些好东西来孝敬您的。”他从大衣的口袋掏出一袋热腾腾的甜甜圈递给维德。

“你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吗？”维德摇头苦笑，边发动引擎。

“当兵时候总想着退伍后一定要过个像样的生活，好好享受一番，弥补这两年的空白。早上来个甜甜圈可就是魂牵梦萦的东西之一哩！”

“不难伺候嘛！一个五块钱？”维德接过塑胶袋，问。

“老哥，现在景气黄绿灯，物价飞涨啰！”对方比着夸张的手势说。

“十二元？”维德扬了扬眉。“这跟红灯绿灯完全无关，这纯粹叫做——强盗行为！”他指着手掌大小的甜甜圈，义正词严地下了结论。

一旁的宏生乐不可支地呵呵笑着。

维德和宏生同是“杜尔思”公司的职员，赵维德已有四年半的资历了，除了担任品管工作外，近年来也多了“网路工程师”的头衔。而他的助手正是刚从军中退伍下来的杨宏生，跟着他四处跑以熟悉环境。

“杜尔思”的前身原先是一家代理国外饮料的经销商，但近年由于取得国外几家名气响亮公司的代理权，加上在岛内股票上市，遂摇身一变成为评论家眼中深具潜力的大型企业。杜尔思的总公司在台北，目前全省各地尚有三家子工厂，员工约有四百多人。

有人说，杜尔思的成功，除了归功于公司高层的人脉关系外（他们通常与子公司当地的政经关系保持良好），资讯的流通也是在争夺外商代理权时的致胜因素。

草创之初，董事长看清自己的资本额有限，难以采取银弹攻势争取市场。他认为，科技与资讯是小企业对抗集资企业的秘密武器。他戮力于公司内部的电脑发展，因而，除了秉持“无纸作业”的理念外，杜尔思大概是同业里最早启用Intranet（企业内网路）的公司了。外商可以透过网际网路和台湾公司保持联系，经销商可以透过它来订货，甚至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可以依着饮料包装上的网址来杜尔思神游一番，成了效果宏大的广告。

赵维德本身在学校学的是资讯科学，在建立内部网路时出力颇多，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公司内的网路维护专家。除了平时整理网上的资料外，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前往桃园的子公司维修网路。电脑予以杜尔思的益处极多，每个成员对它的依赖日深，而它也很争气地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只是，昨天经理部接到子公司的电子邮件，说内部网路似乎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状况……

为此，维德只有把预定巡回维修的日期提前，逼着赶在今天跑一趟子公司。唯一教他安慰的是，今晨的省道上，大部分是北向的车流，没有他担心的塞车长龙。

“其实呢，我还真羡慕老哥你呢！”宏生煞有介事地说道。

“喔！真是受宠若惊了。不晓得你指哪方面而言？”

“想想公司里谁能像你这样，顶着两个头衔，有关电脑的事都归你管了。没事时还可以出个差，多放一天假哩！”

“这算啥好差事？是我比较倒霉罢了！”维德苦笑着。

其实，当初进来公司应聘品管师，满以为自己又将成了学非所用的典型，所幸拜电脑科技进步所赐，由于网路科技在商机上展现的无限潜力，其重要性日益受人瞩目，使得他在向董事长毛遂自荐后，也才不至于让自己的长才埋没。不过，独揽了这样的大权，庞大的工作量反而开始使他觉得吃不消了。

“电脑公司发明新电脑、新软体，好用来制造更多的新问题。之后，他们从解决问题里再捞一笔！”这是维德的电脑哲学。想当然耳，若要替公司省下这些钱，自己的劳心劳力自然是免不了的了。

半小时后，两人来到了位在龙冈的子公司。

“啊，你们来得正好！”

正在打卡的业务课罗课长看到了两人，忙不迭地迎上前来，连客套几句也免了，拉着他们俩急急朝办公室走。

“是哪台主机被你们伺候得寿终正寝了？”维德打趣道，“今儿个还来不及领薪饷，就给老总急急逼来这儿了。”

“这几天咱们的网路似乎 short 了，”说着，课长用手在额际转了几圈。“绝大部分的文件都变了样，比如某些资料无缘无故多个零，或是档名被改掉了。有的还影响到工厂的运作。

我们找了广基的人来看过，可他们都说没问题，硬推说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

“这情况多久了？”

“大概三四天了吧。是后来有职员向我提起时我才发现。就是那个阿邦，你晓得的。”

“不会是机器的问题吧？还是阿邦打错了资料故意这么说的？”

虽然维德嘴上故作轻松地打着哈哈，而他心底其实对另一个可能性忧心忡忡——该不会是电脑病毒吧……广基是建设公司网路的电脑厂商，如果他们都没看出什么端倪来，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公司的电脑资料每天都有专人备档，就算有病毒入侵把资料销毁也还有得补救，只怕届时维德又得义无反顾地加班了。

三人还没走进门内，已听到里头传来的激烈争吵声了。

“……你有没有搞错啊？前天传来明明是一百箱，怎么又不对了……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哪……以前都差不多是这数目，怎么又错了？……”

在办公室中素有“开心果”之称的阿邦变了张脸，怒气勃勃地对着话筒大吼道。半晌，他才重重地挂下电话。

“怎么啦？”课长趋前问道。

“是送去‘凤祥’的司机啦！他说对方只要求追加十箱而已，可是我们却出货一百箱……”

“怎么可能呢？太夸张了吧！”宏生惊讶地说。

“是啊，我还把他们的货单印出来了，”阿邦忿忿指着纸上的一栏道，“瞧吧，明明就是一百箱，他们竟然还想抵赖。”

说罢，三人想起什么似，不约而同地看向课长。

“就是这般！”他摊开双手，耸耸肩，“前天已经有这种情况